

## 奈斯的深層山林哲學

程進發\*

### 摘要

奈斯作為一位山林哲學家的說法並不突兀，事實上山／林 (mountain/forest) 在深層生態學中反省淺層生態學的生產模式與消費倫理時，它們一直都在，在這個脈絡中作為深度與厚實的基底被淺嚐著或被無情斫殺。本文以奈斯攀登世界級高山 Tirich Mir 與尼泊爾赤仁瑪峰 (Tseringma)，以及在 Tvergastein 的山中生活來敘述奈斯的登山哲學。其次，在深層生態學運動的發展過程，一種改革浪潮的生態林業 (ecoforestry) 取代了傳統的山林產業，生態林業符應生態學的典範，並以生態中心的價值為基礎，其目的在於維持與回復森林完全的功能，以及自然森林生態系統永續；從自然林復育實踐者希米 (Ilyff Simey) 與奈斯全集的編者之一的德倫森 (Alan Drengson) 的觀點，可以說生態林業理論與實務和奈斯主張的生態哲學思想是一致的。

關鍵詞：奈斯、深層生態學、登山、生態林業

---

\* 中原大學通識教育中心兼任助理教授。  
E-mail: jfcheng0102@gmail.com

## Naess's ecosophy of mountain climbing and ecoforestry

Chin-Fa, Cheng<sup>\*</sup>

### Abstract

It is not so strange to say that Naess's ecosophy is not lack of the contents of mountain climbing and ecoforestry. Especially, these reflections are provided for the arguments in the context of productive mode and ethical consumption.

In Naess's view, mountain and forestry is not stable and integrity anymore.

In this article, I organize three extraordinary experiences in Naess's lifetime-in 1950 he reached the highest summit of Tirich Mir, Tseringma worship and the mountain life of Tvergastein to support his philosophy of mountain climbing.

Furthermore, ecoforestry as a revolutionary paradigm was arisen in the movement of deep ecology. I propose two cases of nature forest practice Iliff Simey and practicing nature's wisdom Alan Drengson to demonstrate that Naess's view of ecoforestry is consistent with his ecosophy.

**Keywords:** Arne Naess, deep ecology, mountain climbing, ecoforestry

---

<sup>\*</sup> Adjunct Assistant Professor, Center for General Education of Chung Yuan Christian University.

E-mail: jfcheng0102@gmail.com

# 奈斯的深層山林哲學

程進發

## 前言

奈斯是一位山林哲學家。

我們要在其一生繽紛精彩的生命拼圖中找到一個山林的色塊是很容易的事<sup>1</sup>。奈斯熱愛登山，在 1950 年首先登上位於巴基斯坦西北邊境興都庫什山脈的最高峰 Tirich Mir，海拔 7,708 公尺之世界第 33 高峰。在 1971 年，他寫了一封信給尼泊爾的國王，信中提到關於山的象徵與精神性，並區分征服山與崇敬山的兩種類型的人，而他自己歸類為後者<sup>2</sup>；這一封信時值國際自然保育年，奈斯特別提出呼籲，在喜馬拉雅山脈中諸多依然保有原貌的大山，正像全世界許多其他地方迅速消失，他認為這透露出來的訊息是讓高峰保持原樣

---

<sup>1</sup> 此意是指奈斯從諸多的其他哲學所吸納消化，乃至提煉出的精髓，這每一個像似不同色彩的馬賽克，它們被這一位人生哲學藝術家善巧的鑲嵌在一起，並且創造出一幅精彩炫爛的生命圖像。參見 Naess, A., 2002, *Life's philosophy- reason and feeling in a deeper world*, Georgia: University of Georgia Press. pxix.

<sup>2</sup> SWAN, vols. 10. pp.335-36. Glasser, H. and Drengson, A., E., 2005, *The Selected Works of Naess-Deep Ecology of Wisdom: Explorations in Unities of Nature and Cultures*, Volume I-X, New York: Springer. (以 SWAN 標示。)

的訴求太過微弱了；此外，我們也可以發現在深層生態學的著作中有諸多關於山林哲學的觀點。本文即試圖描繪出奈斯的山林哲學，他的一生身兼哲學的研究者與愛智的哲學家；作為一位哲學研究者的山林與愛智的哲學家的山林或有差異；方便地說，哲學研究者的山林被視為一整體而作為全幅的底景，而作為一個愛智者的山林則是生命深度的創造。最後，在全球環境意識抬頭，傳統的山林產業典範逐漸被一種改革浪潮的生態林業 (ecoforestry) 取代，它是基於生態學原則，以及高度環境素養的進路，其中基於尊重，實現最大的多樣性，以及重新建立起人與自然的關係之主張契合深層生態學的生態思想，本文將之視為深層山林哲學的實踐。

## 一、登山是一種藝術

在 1997 年一部紀錄奈斯的影片發行，片名：山的呼喚——奈斯與深層生態學運動；而在更早則有一篇特別為紀錄片的專訪文章<sup>3</sup>，它是由採訪者提問，奈斯回答構成，共有九個部份，第一篇章即是關於山。奈斯有某些關於山的觀點是讓人疑惑的，若如他認為山是仁慈的、山如父 (mountain-as-father) 等；他是從哲學向度去發現山的形、象徵性意涵，乃至價值，而這些正面的涵意是科學無法傳達的；我們更會訝異，奈斯認為關於山的這些經驗對於他發展成熟的哲學的切身重要性，如果登山和山的生活經驗與學院的研究相較衡量的話，那麼前項一定比後者更重要。對多樣性的熱忱，貫徹

---

<sup>3</sup> 紀錄片導演 Jan van Boeckel 參見：URL=<https://www.youtube.com/watch?v=Wf3cXTAqS2M> 專訪文章：Interview with Norwegian eco-philosopher Arne Naess。URL=[http://www.naturearteducation.org/Interview\\_Arne\\_Naess\\_1995.pdf](http://www.naturearteducation.org/Interview_Arne_Naess_1995.pdf) (2018/1/15 瀏覽)

在生態哲學的所有議題中，包括山林倫理。還有一個非常重要的印記是當奈斯 18.9 歲時的決定，他體認到財務對一個人的影響，作為一般的窮學生，於是他決定將自己的需求降到最低滿足程度；這一個正面的象徵性意義是奈斯親觸山的哲學思維後的決定，將山與生活方式連結起來：簡單。簡單的方法，富足的生活！於是，我們可以說親近山林的生活方式是奈斯生態智慧 T 得以淬鍊出來的一項重要因素，這也讓我們更清楚為什麼在深層生態學的思想架構中，他欽羨挪威偉大的探險家南森 (Fridtjof Nansen, 1861-1930) 以及哲學家斯賓諾莎。此外，奈斯攀登世界級高山 Tirich Mir 與尼泊爾赤仁瑪峰 (Tseringma) 的經驗也讓我們更清楚奈斯的登山哲學。

奈斯在攀登興都庫什山脈的最高峰 Tirich Mir 的過程中，他體驗到了山的高大與偉大；當奈斯在頂峰時，他驚歎山的世界<sup>4</sup>！他的描述是平實的，登高山是危險的；登山是一項很好的運動，在各項的準備工作，包括同伴的合作分工友誼等都構成了完成的重要條件，當然也包括了不逞強的耐性與冷靜素養，他很謙遜地說能夠成功登上南峰，主要是在當時有三個重要的條件：少雪、在 5200 公尺到 6300 公尺之間較不陡峭而得以背負更多裝備與食物，以及少劇烈的山崩<sup>5</sup>。奈斯認為這三個條件在某些時刻仍然會成為變數，在他們紮宿基地營的過程中，就碰到驚險的狀況，隨時都會讓人陷入死地，這些是外在的條件；而在奈斯的整個敘述過程，可以說是屬於登山的倫理規範，是自我審慎約束的規範，包括<sup>6</sup>：

(一) 奈斯總結為一個確切嚴格的規範：你應當是快樂的，而且

---

<sup>4</sup> SWAN, vols.10. pp. 3369-378.

<sup>5</sup> Ibid., 372.

<sup>6</sup> Ibid., 374- 378.

心是平靜的。這似乎很容易導致無法登頂，但是他指出這與提煉自我的努力並不衝突。

- (二) 在基地營之間挺進的過程中要求：確實攀岩在極為堅硬的岩石上。
- (三) 在歷經極為嚴酷的雪崩之後：山崩的規模仍然不是太大，再向前挺進是不明智的。

奈斯關於山的象徵性價值，他認為從 15.6 歲時即深刻地烙印在他的內心；他甚至建議有時必須有宗教的態度去面對，若如他極為讚賞喜馬拉雅山脈雪巴人文化對赤仁瑪峰 (Tseringma) 祥壽佛母的信仰<sup>7</sup>。在喜馬拉雅山區有很多雪巴人或家庭藉由探險來改善財富與生活狀況，於是他們的族群與文化遭受鉅變，有諸多重大的節慶或宗教生活逐漸消失，但是某些對山的崇拜依然存在。如赤仁瑪峰鄰近當地人即要求加德滿都當局不要開放攀登，依奈斯觀點，如果政府只是關注在發展，登山者關注征服，那麼共同體的文化多樣性要素就會被忽視<sup>8</sup>。甚至在這裡我們也可以看到另一項登山的倫理規範，那是作為一個登山者的環境德行：謙遜 (modesty)；謙遜的觀念，在人與山、與高山族人的關係中，在他看來，謙遜的高度價值在於它是一種更深層感情的自然結果，或甚至是在一種更寬廣的意義下了解我們自己是自然的一部分的結果。

雪巴人為了生計，當然會依著登山客的要求並協助完成任務，但是奈斯認為登山者不當輕易耗費雪巴人的性情，每一個登山者還有責任保全護持雪巴人的生活方式，這是登山者的倫理；此外，雪

---

<sup>7</sup> Interview with Norwegian eco-philosopher Arne Naess. p. 4.

<sup>8</sup> SWAN, vols. 10. p. 573.

巴人使用木材灌木有一定規範，他們只使用枯死的樹材，一旦他們遠離家，為了登山者的行程，極可能砍伐更多的樹木。如此看登山活動即展現出一種格式塔的思維方式。奈斯更指出一個更讓情況惡劣的是人類輕忽干涉擾亂的長期影響，這在一種生態學的視野看來，更嚴重的衝擊威脅是人類的文化消亡，他認為保護人類文化多樣性正是生物多樣性保護議題的一部分，而這樣的觀點在深層生態學的發展階段即有更清楚的主張。奈斯登山倫理一旦再與生態永續發展議題關聯時，更顯示他的整體思維；雪巴人是全世界公認最窮困地區之一，他說赤仁瑪峰地區的自然與人文風采，古老的寺院被保存的想當好，諸多的節慶依然盛行，而其中也有僧侶對赤仁瑪峰讚頌的音樂演奏；當局曾經針對該地區 46 戶家庭作一問卷<sup>9</sup>，是否喜歡讓國外探險的登山客登上未被攀爬過的高山來賺取金錢？抑或讓大山保持原貌？所有的人都選擇後者。

奈斯在〈山的呼喚〉的專訪文章中又再次解釋為什麼他稱山上的小屋為 Tver-gastein，他說非常喜歡這一個有堅毅與粗曠意味的字，奈斯更直接說他屬於這個地方<sup>10</sup>。在解釋生態智慧 T 中的“T”時，他已經表明我們每個人可以運用自己的情感與理智去展現不同的生態智慧；“T”是一個感官的對境，是人對一個地方的覺察與感知，更是生態自我與其他生命、無生命的一種共同實現 (corealization) 發生的存有場域，以奈斯的語彙說是一個完形的存有論場域，對一個地方的感知的發展即可以說是強化自我與環境的內在關係，於是我們就更清楚山與山中的生活對奈斯成熟哲學的重要性。

---

<sup>9</sup> 同註 4, p.5.

<sup>10</sup> 同上, p.9.

在奈斯看來登山也似藝術，它像音樂與舞蹈一樣，在既有的框架之外，可以有即興的創作演出；登山可以依循既定的行程，也可以有即興自由的路線。他曾經舉出關於 Tvergastein 的頂峰 Hallingskarvet 登山經驗<sup>11</sup>。從小屋到頂峰不過是 15 分鐘，但這一小段的路程幾乎是人煙罕至；它令人驚嘆的恐怕不只是登頂，而是在那個過程，欣賞與讚歎這裡的一切，豐富茂密的植被。他有一個小結說：「簡言之，在 Tvergastein 登山是與生活融為一體，但它是一種全然與媒體傳播渲染著冒險與競爭色彩的登山不同。」<sup>12</sup>登山如果不符合生態智慧 T 的生活方式，奈斯不會支持；登山者都有責任認知此一運動的傳統並不讓登山成為好競爭的運動；在奈斯的觀點，登山的成果是多面向的，果若登山被視為競爭，根本上是不容易作比較的；甚至說一旦陷入到如是爭議就與自然山林的原初體驗，或與自然保護的初衷大異其趣。

奈斯對於山形的尖奇崇高，綿長起伏的描述和我們並無太大的不同，他所指出的正是他生活的地方；如他對挪威自然環境的熟悉與深刻體驗，山林荒野亦同；而有一個很大的差異是通常我們對於山有一些認識，但是不一定是依照這些知識而行動，他要指出的是人對於山的崇敬，一般人或是登山的人也不一定會有。在他 15 歲時一次登山與一位山友在高山上的際遇之後，讓他感受深刻並建立起與山與山友一種內在的關係信念：一種確信的崇高、一種澄淨、一種專注在本質、一種自足，以及一種必然地捨棄奢華、捨棄各種複雜的手段。<sup>13</sup>奈斯又曾經在一篇文章中說森林沒有心，就不是深

---

<sup>11</sup> SWAN, vols.10. pp. 354-359.

<sup>12</sup> SWAN, vols.10. pp. 355.

<sup>13</sup> Ibid., 367.



層的；然而，森林有心，有深度是不夠的<sup>14</sup>。究竟當我們在山林中，如何是能夠體驗或展現一個深層生態哲學家的意思？山林有任何的價值嗎？如何肯認，以及在山林政策中有一致的展現？

山一直在那裡，而它的頂峰從未被征服；這或許正是說我們一直保持著一位崇山者的敬畏與謙遜！一座頂峰被征服並不是一件好事，奈斯並不樂見，因為山是大自然最後的遺跡，山林荒野是未知的領域，是靈感的來源。登山不是競賽，但可以視為自我歷練，我們可以說我們征服了自己，但說征服山完全是不恰當的，沒有必要也不值得為登頂而死！

依奈斯在挪威的登山經驗而言，他說挪威多高山峭壁懸崖，他們可以很容易在不同的登山組織中借用到裝備器材，並不是高花費的休閒活動；親近山林是挪威人傳統以來的生活方式，直到現在他們仍然還可以發現有許多未被破壞的山，奈斯即認為能夠攀爬這些山是一種得天獨厚的恩賜。登山是休閒生活方式更簡單更好，簡單的行動獲得大大的滿足；更精確地說，所謂山林最原初的體驗是充滿自由、孤獨與專注的性質。因此，奈斯認為登山嚮導不能毫無限制地直入某些新的領域，他說：

幫助一個人去獲得未被破壞的山林自然的完全與個殊的經驗要比去開拓一個新的領域讓許多人有新的刺激、更重的口味，或為他們的相簿有更壯觀的收藏，或甚至是提高他在同儕中更受敬重等都還要重要——簡言之，人缺少了能夠去放慢徘徊，去體

---

<sup>14</sup> Ibid., 551-553.

驗自己的探訪即是一種價值本身的能力。<sup>15</sup>

Tvergastein 像其他的地方一樣能夠提供人對一個地方的覺察與感知的能力，奈斯關注的是一方面未來挪威人的山林體驗依然可以有源初的體驗，一方面挪威多凹凸不平岩石仍然保有未被破壞的地貌。有時他很感慨，還有很多挪威人並不能很深刻地體認自然山林為一個人身心帶來豐富與激活作用，他更期望在未來那怕是一短暫時刻，一個人的內在生命能夠完全地與自然共同活動，而這一種發展絕不是由流行所主導的，而是藉由負責任的自然山林體驗，在個己與自然保護雙重皆能夠成全的情況下；或者，我們可以如是解釋，自我必須在能夠與生態大我合一之基礎上，而且在自我實現的實踐過程中，自我必要能夠擴大關懷非個己的他者以完成最大的多樣性。

## 二、生態林業是深層生態學的森林倫理觀點

在〈山的呼喚〉的專訪文章，奈斯再次回答了林線的重要性<sup>16</sup>，當你置身其中，你會有更大的挑戰與自由感受；在〈林線的形上學〉(metaphysics of the tree-line)<sup>17</sup>一文中，奈斯解釋所謂林線的意涵，從一位生態哲學家的視點來解讀林線所隱含的形上學意思，這超越環境倫理學中人類中心，也與觀念論哲學家直接將自然精神化

---

<sup>15</sup> Ibid., 362.

<sup>16</sup> Interview with Norwegian eco-philosopher Arne Naess. p.8.

<sup>17</sup> Arne Naess, 2005, "Metaphysics of the Treeline" in Harold Glasser and Alan Drengson (Editors) *The Selected Works of Naess-Deep Ecology of Wisdom: Explorations in Unities of Nature and Cultures, Volume X*, New York: Springer, pp.555-558.

的觀點不同。他說林線對一位生態哲學家而言是一個嚴肅的事，它讓我們了解自發直接的林線的經驗是一種真實性的經驗，超越主客、精神與物質的分隔；而現在的人造林既已喪失從前森林豐富的生物多樣性，連同強烈濃厚的形上學意涵也蕩然無存。在生態智慧的觀點下，林線在森林中更高的界限標示出安全的末端——我們控制的世界的盡頭，暴風雪的嚴寒世界的開端，危險的災難邊緣、毫無價值的廣袤之地！對森林的直接感受，雖然躍向形上學的層次，但奈斯亦同時提醒我們切記對生態負責的實踐行動。

在深層生態學運動的發展過程，傳統的山林產業典範逐漸被一種改革浪潮的生態林業 (ecoforestry) 取代，何謂生態林業呢<sup>18</sup>？根據加拿大生態林業學會的解釋，在林業 (forestry) 一詞之前加上“eco”，至少表示生態林業強調是符應生態學的典範，以及是以生態中心的價值為基礎；其目的在於維持與回復森林完全的功能，以及自然森林生態系統永存；它反對農企業採取大規模尺度皆伐所有自然林並以人類設計少數幾種樹種來替代的模式；而且生態林業充滿了創造性的技術與樂趣，生態林業以對生態負責的方法利用森林，如果它會採收產品也是基於可永續的基礎之下，以及避免人類活動干預自然林生態系統的全功能運作。森林是極為重要的自然資本，而林業是人類的產物，要結合兩者並取得有力的理由讓不同立場的一端信服是複雜且不易的事；我們相信森林作為綠色資本的科學研究成果，綠色資本為人類所提供的利益，遠遠超過我們砍伐後所得到的木料與紙漿，我們只要認清森林孕育與含藏的生物多樣性與價值的多樣性，即能夠有充分的理由相信。

---

<sup>18</sup> The Ecoforestry Institute Society, URL=<http://ecoforestry.ca/about-us/> (2018/1/20 瀏覽)

深層生態學的生態林業觀點與奈斯主張的生態哲學思想是一致的，因為深層生態學考量，而且同時尊重生物多樣性與價值的多樣性，這兩者俱在自然系統與人類文化系統中，這兩個系統是建基在生物多樣性與價值的多樣性之上；除非我們的發展是生態合理的，以及是負責任的實踐，否則這兩個系統整體長遠的存續是不可能的<sup>19</sup>。此外，自然林復育實踐者希米 (Iilff Simey) 將深層生態學運動的八個行動綱領與生態林業結合為自然林的實踐，也就是一種以深層生態學為原則的進路<sup>20</sup>。

- 一、森林本身就有其內在的價值，它屬於森林共同體，而非人類社會。我對土地負責，因此代表，並保護它。
- 二、森林是豐富的、多樣性的，也是一種能夠自身維持整體性的共同體。我們的祖先掠奪了之後，我覺得有義務去復育它，以確保森林是珍貴，而且得以存續下去。
- 三、森林本有的豐富和多樣性不可以被濫用，除非是為了我自己的基本需求，以及當地有足夠的量。
- 四、森林要能夠繁衍，只有在人口總數減少時；我們必須學會作為探訪者去拜訪森林，森林不是我們的所有物而能夠去剝削的。
- 五、人類已經對森林造成過度的干擾，並且在快速惡化當中。人類得以親近自然是一種恩賜，並非一種權利。我們必須學習尊重森林的豐富與多樣性。

---

<sup>19</sup> Drengson, A. R. and Taylor, D. Macdonald, 1998, *Ecoforestry: The Art and Science of Sustainable Forest Use*. Canada: New Society Publishers. p. 26

<sup>20</sup> Iilff Simey, "Deep ecology", *The Art of Natural Forest Practice*.  
URL=<http://www.naturalforestpractice.com/deepecology.htm> (2018/1/21 瀏覽)

六、因此，所有會影響森林的政策必須重新檢討，森林的健康必須是整體性的，而且所有復育法規的核心必須改善培育這個目的，而教育也要廣泛讓大家有這樣的認知。

七、改變必須從增加物質的期望中跳脫，我們必須停止砍伐全世界所有的自然森林，而且確認林場的形成以提供我們的需求。否則當最後一棵樹被砍下來作為我們屋頂的木料時，那將是我們無法再提供的一種豪奢。

八、認同上述觀點的人，我們有義務努力來改變。

此外，奈斯全集的編者之一的德倫森 (Alan Drengson) 也基於深層生態學的生態林業觀點與傳統的山林產業對比，羅列如下表<sup>21</sup>：

產業的林業	生態的林業
木被視為產品	森林是生態的共同體
短期的生產目標	長遠的永續發展
農業的生產模式	森林生態系統模式
樹就只是商品作物	多樣的森林既生產也服務
樹的存續仰賴人類	自己維持、自己保養、自己更新
化學的	無化學的
皆伐 (clearcuts)	採收多餘的木材與選擇性移植
留下同齡樹木	留下所有不同年齡的樹木
單一經營或很少數的樹種	所有不同樹種
單一化生態系統	自然界生物多樣性與複雜性
資本密集與以企業為主	勞力密集與以在地為主
重新設計自然	接受自然的設計
60-100 年壽命	千年壽命
缺少神聖性	神聖性與奧秘的感覺
古老的傳統，原住民知識過時了	古老的傳統與原住民知識是智慧的來源

<sup>21</sup> *Ecoforestry: The Art and Science of Sustainable Forest Use*. p. 27.

德倫森與自然林復育者希米都是建立在深層生態學的行動指引，他們共同強調森林共同體、多元價值，以及人類在此一脈絡中的角色。生態林業的價值範疇，包括：環境、生產、休閒、美學、精神等不同面向<sup>22</sup>，而這些價值即內在於自然森林中並撐持著自然價值的多樣性，生態林業的主張即是人類必須認清這些價值且它們必須被尊重，這也是上述兩個案例共同的基礎，深層生態學的森林主張與生態林業的理論與實踐是契合的。關於森林生態系統的兩種哲學進路，即是上述將森林視為人類經濟來源，人類有權宰制自然山林並透過皆伐與重新造林來改造自然林的人類中心主義進路；第二種則是以生態為中心的生態林業，人類在此主動退位，並且基於自然善知的生態學原則，自然知道如何去創造與維持永續森林的最佳作法。深層生態學的行動綱領指出，所有的存在都有其價值，所有的生物都相互依存，它們是一共同體而且是多樣與複雜的，任何的樹種或其它的產物在移除之前都有必須根據是否符應永續發展的判準被評估。嚴格地說，所有的物種持續地運作其功能是自然完成的而非人類管理。而且，此一森林生態系統上有其他諸多物種，最大的多樣性共存並不允許人為了一個擁有者的目的作出完全的宰制，恐怕我們要很清楚作為擁有者是有部分的權利使用森林，但不允許我們掌控森林生態系統。至少我們需要謹慎地，並以更嚴格的要素來檢視一旦人類的活動進入山林，評估是否符合長遠的永續發展的判準，然這些判準是用來評估什麼呢？長期在美國奧勒岡州從事生態林業實踐的專家肯坡 (Orville Camp) 曾經出版指導手冊，他具體地指出評估項目，包括<sup>23</sup>：評估從一個森林生態系統移除產物

---

<sup>22</sup> Ecoforestry p. 242.

<sup>23</sup> Ibid., 35.

的影響、評估人類建造道路、遊憩設施等活動之後的影響、評估「森林經營計劃」及其「需求的未來條件」、確認生態森林管理者、確認森林生態系統、確認商品與產物等。作為一個實踐者，肯玻在自己的森林落實生態林業，他進一步提出生態林業三個指導原則<sup>24</sup>：

1. 所有的森林生態系統的行動都應當建立在森林必須優先。
2. 被選擇移除的樹木而提供為人類需求的選項，僅只是藉由自然選擇過程而在森林中被拿走。
3. 移除森林商品與產物或其他行動，必須維持所有森林要素的生態或結構上的功能。

第 3 項原則事實上即指出使用森林多樣性的產物必須是以一種對生態負責任的方式，德倫森從一個生態林業管理者的路線，以及基於深層生態學者觀點提出生態林業的哲學陳述，一種對生態負責任的宣誓；他的語氣像是奈斯在反省深層生態學為何在當代全球環境危機的脈絡中出現；生態林業的興起正值環境危機不斷擴大與加劇同時發生。我們甚至可以說生態林業正是一在深層生態學的理念與行動綱領指引下所出現的一個次／子(sub-)，乃至再往下發展的環境實踐運動。環境運動的思潮在全球興起，而生態林業的典範與實踐有必要結合在地草根性運動。深層生態學是一種思潮也是一種生活方式，他們提出我們必須在哲學、價值與實踐中作出徹底的改變，而且非常清楚必須要做什麼樣的改變，包括技術與長期以來奉行的經濟模式；現在的林業若是仍採取傳統慣行的經濟模式，恐怕無法遏止環境危機持續擴大。

---

<sup>24</sup> Ibid., 37.

生態林業作為一種更符合永續發展的實踐模式而出現，這背後  
的反省動機與奈斯界定深層生態學之所以是深層的反省並無差異；  
生態林業與深層生態學的環境實踐在面對環境危機之後，兩者共同  
再次交會的議題極有可能就是復育 (restoration)<sup>25</sup>，在復育的主題中  
更能夠理解奈斯深層生態學的整体性思維以及個人在參與過程中所  
扮演的角色。奈斯對於登山與其他的戶外自然活動，林業等主張都  
展現出一種格式塔存有論的性格，此一種整体性思維在生態智慧 T  
的建構，以及實踐的過程中分表現一個生態自我的參與擴展，而且  
在過程中的價值態度、倫理規範，以及與政策相關都表現作為自我  
實現的具體場域。

在復育倫理理論中強調整體性以及人的參與力量，正也可以看  
出深層生態學的生態林業在生態永續發展的潮流中得以成為典範的  
例證。生態復育領導者納維 (Zev Naveh) 曾提出「整全的人類生態系  
統」(Total Human Ecosystem, THEs) 解釋模式<sup>26</sup>，來說明生態復育與  
永續發展的關係。超學門的生態復育涉及了一個全新的知識型態，  
並且牽動所有研究者、相關的專業與參與者，他們共同分享了這個  
整體系統概念，同時也是生物與人類生態素養的基礎；又因為超學  
門的生態復育是一個共同的目標，復育的行動所要實現的，就不只  
是在受創的棲地中的補綴工作，隨著超學門的生態復育科學的概念  
的認知，它不僅包括生物生態復育的策略，也涉及在科學、美學、  
歷史與傳統景觀價值之中人類生態文化的復育。

---

<sup>25</sup> 關於復育的定義及其倫理議題，參見：程進發，2009，〈生態復育倫理學議題初探〉，  
《臺灣人文生態研究》第十一卷第一期，頁 1-28。

<sup>26</sup> Naveh, Zev, 2005, "Epilogue: Toward a Transdisciplinary Science of Ecological and  
Cultural Landscape Restoration", *Restoration Ecology*, Vol.13, No.1: 228-23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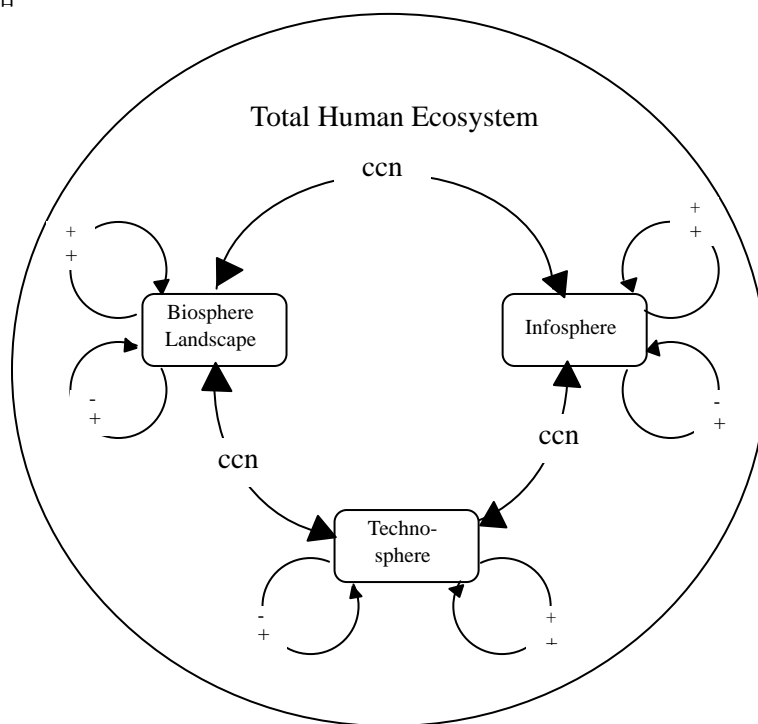
納維甚至試圖將生態復育形塑為一種科學革命，認為這可能是當代思潮中的一種超學門的典範，因為這是從一種化約論或機械論的進路，轉向為整體論、有機與層級體系的系統性思考。再者，此一整體論與超學門的革命，拒斥直線式與決定論的進程與思維方式，取而代之的是非直線式動態相互影響，以及承戴著不確定性的混沌方式，而這種思惟影響生態復育最具決定性的關鍵是「生命系統的自我組織」(the self-organization of living systems)的發現<sup>27</sup>，它是一種新秩序之自發性的突現，關於它的可能性及其運作方式，納維即以「整全的人類生態系統」模型來解釋。整全的人類生態系統是一個生態與社會文化的超級系統，它並且作為整體論者的一個核心概念。對於復育而言，此一生態與社會文化的超級系統的重要性是將人類與其生態、文化、社會、政治和經濟諸面向與行動，都視為復育所要實現的一種高級共同進化的整全的一部份。因此，整全的人類生態系統應當被視為一種在所有理論之上的一種「後設理論」(metatheory)，它包括了生態、文化、社會、政治和經濟，甚至是心靈層面(nosphere)，納維認為它可以作為統一目前片段的自然科學的概念基礎。

針對超學門的生態復育在永續發展的革命中可能扮演的角色，在此展示出一個動態互相影響的整全的人類生態系統的模式，它的目的是要為現在和未來世代的人類，在他們的生活與福祉、文化與經濟，以及景觀的長遠發展和完善的成果建立策略。按納維的架構模式，它顯示出一種「自動催化作用的循環」(autocatalytic cycle)，它同時也是一種「相互催化作用的循環」(cross-catalytic

---

<sup>27</sup> Ibid., 230.

cycle,ccn)；前者之意是說在這個解釋模式底下，一個反應下所產出的某物進入循環之中，會再幫助自己創造自己的綜合；後者則是說，兩個或更多的次級系統依某種方式連結在一起，它們可以催化彼此的綜合，因而得以互相強化它們的成長<sup>28</sup>。底下的圖表例示：在我們的整全的人類生態系統中，這種互相催化作用的循環與反饋迴路<sup>29</sup>。



<sup>28</sup> Ibid., 232.

<sup>29</sup> Ibid., 此圖依納維原圖重新繪製，根據他對於此整全模式的架構說明中，他使用了三個語彙，並溯源希臘字原意，即：“*bifurcation*” (Greek *furca* = fork), “*autopoietic*” (Greek word for self-creating or self-renewing), “*noosphere*” (Greek *noos* = mind)；它們突顯出此一整全結構的自動發生，與涵括心靈層面，並和復育議題相關的脈絡。

自動催化作用的循環在許多生物圈景觀中都被展現出來，它們或作為負面的自身穩定化的反饋迴路，或者是正面的指向自我塑成與改革之相互強化的反饋迴路。圖示中，在科技領域「加」(“+”)的符號表示相反於自身穩定化的回饋，它們通常是指人口總數無限制的增長、能源與物質的消費，以及科技力量強化了此種不安定的反饋；明顯的後果不僅僅是生物的豐富性與生態穩定性的喪失，甚至是文化財產與美景的隕歿。再者，此種不安定的反饋情況亦顯示出趨向石化工業的革命年代與現代所謂的「推土機心態」(bulldozer mentality)，這也表現在整全的人類景觀中，主導了大部分的土地變化；於是，在這種解釋模式之下，針對自然景觀危機的療癒不只要在科學、技術、社會經濟、政治領域，還要在人類意識、生活規範、教育的精神與倫理領域中尋找。生態復育工作者可以在文化的反饋迴路中充當一個活化的角色，以及透過擴展較小的復育尺度、或敗壞的生態區塊，到後現代工業的整全人類的景觀之復育的相互催化作用的循環，引領到達一種人類社會與自然的後現代工業的共存關係；我們也可以說，要完成生態系統景觀的復育有賴於其自身維持與再生能力的審慎利用，也才能確保進一步的生物演化與多重功能的價值。對於這種共存關係之護持與未來永續發展的改革，這可能是生態復育實踐者最重要的貢獻。

再者，雖然復育是人類的行動，有時候我們只是將部分生命物種或運作過程帶入自然共同體當中，而後讓其自行療癒。一旦自然歸復了，生態復育就不再是人類的行動。整個復育過程類似「助產士」之促成，而不像工程師的作為。因此，在復育的實踐過程中人類當適可而止，必須了解界線在那裡，並且要從那個時間點上退位，接著是荒野自然接管，讓自然自運。環境倫理學之父羅斯頓提

出有關復育的觀點，他認為儘管自然生境的歷史連續性無法修復，但自然的價值並非萬劫不復；復育不是要修復受創的阻斷，如果我們執意生態復育是這種意義底下的判斷的話，那麼說生態復育是虛假、不真實，在邏輯上是必然的。羅斯頓認為復育實踐通常少於前擾動生態系統 (predisturbance system) 的價值，因為其間的差異是缺少了多樣性與複雜性。雖然，多樣性與複雜性是容易掌握的，但是當它們與共同體的完整性和健康連接在一起時，生態復育的價值與目的就有較清楚的脈絡。生態復育的目的是要復育生態系統中的完整性與健康，因為，對於自然價值系統論者而言，自然系統是孕育、創造價值的場域，完整性與健康能夠維持這種創造性，所以說我們的復育行動是償還，是有價值的，它同時也強化了人類對自然的認同，為人類開啟一個評價自我的場域。<sup>30</sup>

生態林業是深層山林哲學的實踐，不僅德倫森是奈斯全集著作的編者之外，他更基於深層生態學者觀點提出生態林業管理者的路線，以及它是一種對生態負責任的實踐；奈斯的深層生態學指出並揭示生活方式的改變，總是涵藏著豐富的存在意義；在登山等戶外活動都提醒我們的改變就是要從一種渡假者的膚淺感性，並切記這些活動是倫理與生態負責任的實踐行動<sup>31</sup>；在生態林業的復育行動中，我們以整全的人類生態系統解釋模式，相互催化作用的循環可以有效地幫助我們理解，或甚至說是個已在擴展生態自我對森林共同體、眾生的擴展過程。森林價值與最大的多樣性必須優先，在人

---

<sup>30</sup> Holmes Rolston, III, 1994, *Conserving Natural Value*,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p.71.

<sup>31</sup> 程進發，2017，〈生態智慧 T 中的 friluftsliv/天地間自由地徜徉〉，《應用倫理研究通訊》第 63 期，頁 27-50。

類的退位中展現出謙虛與節制；正如，山峰矗立，一直在那裡且保持原樣，正是說我們作為一位崇山者的敬畏與謙遜！

#### 四、結語

孔子的學生子張曾經提問，為什麼仁者大多喜歡山呢？孔子回答：「夫山者，嶷然高。……山，草木生焉，鳥獸蕃焉，財用殖焉。生財用而無私為，四方皆伐焉，每無私予焉。出雲風以通乎天地之間，陰陽和合，雨露之澤，萬物以成，百姓以饗，此仁者之所以樂於山者也。」<sup>32</sup>一直以來我們用「仁者樂山」而將仁者與山作了連結；現在，在奈斯山林哲學的格式塔存有論之下，我們可以有更充實的解釋；為什麼仁者大多喜歡山呢？因為山岳巍峨；然而，高山雄偉又有什麼值得喜歡呢？以生態智慧描述生態事實的說法來回答，山林有自然功能性的價值，同時也有象徵性的精神價值，仁者很清楚這些多樣性及其價值，而且同時會護持與學習在面對山林時的節制與謙遜。

奈斯說他一生致力於身兼哲學的研究者與愛智的哲學家兩者，並發展一種整體的哲學觀，他的生活與行動都建立在這種觀點的基礎之上<sup>33</sup>；作為一個斯賓諾莎主義者追求更完整的人，就展現在人生觀、學術特質，以及山林哲學中；奈斯的深層山林哲學，我們則可以表述為：山林的心，是一沒有割離與界線的生態整體，孕育與成全所有生命的基礎，是一個同時作為哲學工作者與愛智者認知與體驗的場域。

<sup>32</sup> 何平立，2001，《崇山理念與中國文化》（山東：齊魯書社），頁2。

<sup>33</sup> Sessions, George, 1996, "Arne Naess' Conception of Being a Philosopher." *The Trumpeter: Journal of Ecosophy* 13, No 3: 2-4.

### 參考資料

- 何平立，2001，《崇山理念與中國文化》，山東：齊魯書社。
- 程進發，2009，〈生態復育倫理學議題初探〉，《臺灣人文生態研究》第十一卷第一期，頁 1-28。
- 程進發，2017，〈生態智慧 T 中的 friluftsliv/天地間自由地徜徉〉，《應用倫理研究通訊》第 63 期，頁 27- 50。
- Drengson, A. R. and Taylor, D. Macdonald., 1998, *Ecoforestry: The Art and Science of Sustainable Forest Use*. Canada: New Society Publishers.
- Glasser, H. and Drengson, A. E., 2005, *The Selected Works of Naess- Deep Ecology of Wisdom: Explorations in Unities of Nature and Cultures*, Volume I~ X, New York: Springer.
- Naess, Arne (2002) *Life's philosophy-reason and feeling in a deeper world*, Georgia: University of Georgia Press.
- Rolston, III, H., 1994, *Conserving Natural Value*,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Naveh, Zev, 2005, "Epilogue: Toward a Transdisciplinary Science of Ecological and Cultural Landscape Restoration", *Restoration Ecology*, Vol.13, No.1 :228- 234.
- Sessions, George, 1996, "Arne Naess' Conception of Being a Philosopher." *The Trumpeter: Journal of Ecosophy* 13, No 3: 2-4.
- Boeckel, Jan, 1995, Interview with Norwegian eco-philosopher Arne Naess. URL=[http://www.naturearteducation.org/Interview\\_Arne\\_ Naess\\_](http://www.naturearteducation.org/Interview_Arne_Naess_)

1995.pdf (2018/1/15 瀏覽)

Simey, Iliff, “Deep ecology”, *The Art of Natural Forest Practice*, Website,  
URL=<http://www.naturalforestpractice.com/deepecology.htm> (2018/  
1/21 瀏覽)

The Ecoforestry Institute Society, URL=<http://ecoforestry.ca/about-us/>  
(2018/1/20 瀏覽)

